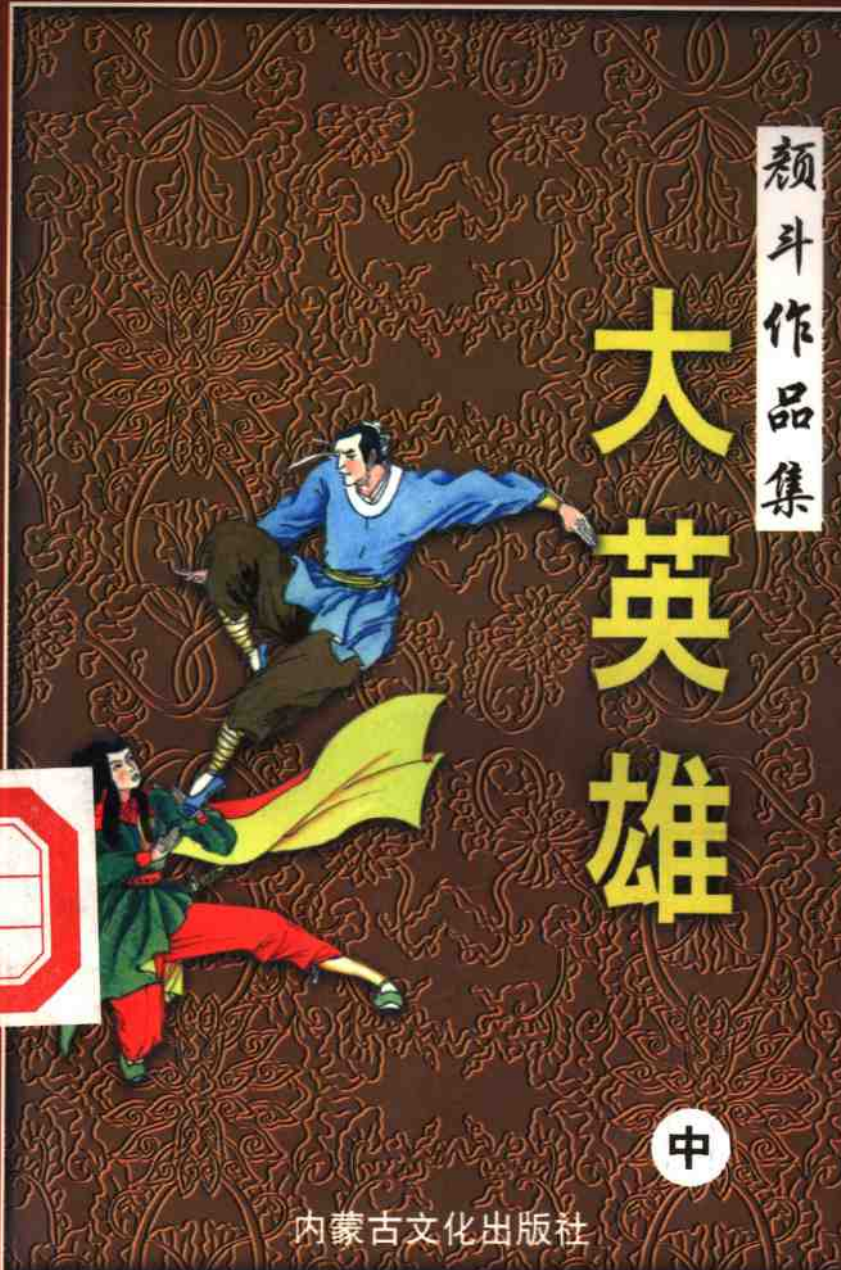


顏斗作品集

大英雄

中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44.568

东51A-1

YD

22

C-1

颜斗作品集之(12)

大英雅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中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：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2)

大 英 雄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506-560-X/I·168

定价：2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关山月奉命下山了，他的任务是找寻鹰隼的下落。神秘的鬼乡，神秘的鬼乡三宝，在偷剑还剑的过程中，他竟与鬼乡的公主有了感情。

神鹰五式，天下无敌，在北国武林，关山月大显神威，意外的获得了绿林盟主的位置，可这时关山月只有三天性命了，他会做些什么呢？

目 录

第七章	山穷水尽疑无路	251
第八章	小侠以宝求华陀	310
第九章	大难不死有后福	350
第十章	事不由山强出头	392
第十一章	英雄难过美人关	435
第十二章	铁内冰心照汗青	472

第七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

这一半是豪语，一半也是真话，鹰叟年逾百龄，辈份奇高，沉剑先生在他面前，无疑只有听的份儿。

红面老人道：“这孩子年幼无知，您且饶他一次，放他回去吧！”

鹰叟颌首道：“好的，三弟既开口求情，吾就破一次例吧！”

他严肃的向沉剑先生道：“幸亏你师叔在此，否则你纵有三条性命，也难逃一厄，快回去吧，以后当心一点，多用智慧，少动肝火！”

沉剑先生恭声道：“多谢前辈开恩，他……”

红面老人似知他的意思，喝道：“休再多言，快遵从命令带领他们回去！”

沉剑先生大喜，匆匆朝他拱手一礼，领着膝盖颤抖的帮徒从来路疾奔而回，倾刻间不见身影。

此时，现场只剩下关山月及鹰叟等鬼乡中人，关山月昂然不惧，此刻的表现，确极尽大丈夫的本色，鹰叟冷冷注视他，道：“吾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占有宝剑，失散武功，二是保全武功，交出宝剑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对不起，那剑已不在我身边！”

鹰叟冷冷道：“那么，你是选择第一条途径了！”

关山月满不在乎的道：“随便你……”

鹰叟哼一声道：“你休以为吾有所顾忌，不忍杀你，其实这只是你天真的幻想，吾发怒起来，谁都一样……”

关山月闻言，心中怦然一动，道：“我知你怒躁之下，六亲不认但我不理这些，我想明了，你为何口口声声骂我私生子？”

鹰叟怒道：“这有什么好明了的，你本来就是私生子……”

他的叫声至此一顿，那怒躁之容忽变为极其伤谥悲怆，仿佛有难言之隐塞在喉头。

关山月感到自卑之念重在心内蔓延，他沉郁的长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努力去忘掉这不堪一提的羞事，改口道：“你明知那使飞剑的人是贺兰山蛇神这徒，偏狠心将他杀害，哼，这是什么居心，请说说看？”

鹰叟问道：“谁是贺兰蛇神？”

“我师父！”

关山月伤痛的道：“也许，她跟你有所恩怨纠纷，也许她就是你早年的情侣……”言至此，他星眸中忽然滚下两滴泪水……

鹰叟暗叹一声，吱唔道：“哦，她在贺兰山，这倒是奇闻……”

他发现关山月颊上布着泪痕，脸上神情为之一黯，但瞬息间就别过头，用那冷酷无情的腔调说道：“你走吧，

依吾之言，将那宝剑交换你的性命！”

关山月只觉一阵冲动，大声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不想背私生子这个丑名，你一定知道，快把我生父的名讳道来！”

鹰叟怔怔注视他迟疑半晌，终于说道：“你去问一字慧剑……”

他说完话，倏然站起来，带上宽背大帽，疾步走开。

关山月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提高声音道：“我生母是谁？请一并道来！”

鹰叟背影悄然没入铜像身后，一阵微风飘来，只听他道：“你再追问下去，别怪吾反脸无情了？”

关山月一怔，不知何时，那铁扇伏妖已出现眼前，他竟未死？关山月一阵眩迷，几上忘记这是鬼乡。

当铁扇伏妖发现他时，欲想闪躲，已经迟了一步，关山月早已看清了他的脸孔，心中怒想道：“怪不得惟有他首级不见出现，原来他是内奸……”他怒火填胸，思及贺老英雄等人惨死，兀自按捺不住，陡然一掌扫去！

铁扇伏妖闷哼一声，抱胸直打踉跄，分明受了内伤。

他忽略对方功力晋增，一个失神，被他伤内了腑，不禁张口吐出口鲜血。

红面老人怒道：“给他敬酒不吃，偏在要罚酒，咄，快滚，否则吾手下无情……？”

关山月有了新的目标，顿觉生命可贵，便暗哼一声，强忍胸中怒火，大步离去。

行至半途，一片树林里忽然闪出一个人来，他吓了一跳，借着月光定眼一瞧，此人原来是赤足少女。

他对她温情已灭，见了她也没好感，便没好声好气的问道：“你找我有事么？”

赤足少女巧然一笑道：“你中我‘破水针’不出今晚便要毒发身死，何不干脆一点，交出宝剑？”

关山月不悦道：“我若执不肯，你待如何？”

赤足少女巧笑道：“我再赏你几只‘破水针’——”

关山月止步道：“你不妨试试！”

赤足少女见他满面怒容，芳心不由一软，遂微笑道：“君子先礼后兵，我想以‘龙涎香’奇药作交换之物！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龙涎香虽乃奇药之一，但也打不动我的心……？”

赤足少女正道：“我一再对你谦让，无非看在爹爹身上，你且别得寸进尺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我也看在你容貌份上，不然以我现有的功力，根本丝毫不输于你，不信你大可试一试看……”

赤足少女愕道：“我容貌怎样？”

关山月据实答道：“我见你美绝人宇，举世难觅，心存怜惜之念，你到以为我怕了你！”

赤足少女娇靥一红，低头道：“你……从不要这样说，行么？”

关山月见她如此娇羞，说出话来，也像讨饶似的，心中不禁一怔，暗想：她好端端的，一经提起此事，立刻便不会说话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！？

他对女儿家的事了解极少，纵然有点认识，也不过是

面的，肤浅的，因为他从小生长在贺兰深处，那里没有人犬，更没有美女。

他不再理她，迳自大步阔行，向前疾走。

但是，白衣少女自身后赶来，关山月凭风带来的天然幽香，已查知她的进度，当下急转身体，沉声说道：“休再纠缠不休，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有本事，尽可摆脱我呀！”

关山月摸出那从“粉蠖杨枫”换来的纸包，心内虽不知那纸包中装的是什么东西，却极想一试，看看它竟有何妙力制服女人！

他打开纸包一瞧，原来是一包黄色药粉，他奇迷不已，轻轻一嗅，只觉腥臭浓郁，辛辣难当，不禁更加不解，暗道它到底凭那一点功能制服对方？自家不要是上了江湖郎中的当吧！

尽管如此，他私下极不愿伤害白衣少女，但她一直跟踪不去，委实大伤脑筋，便横下心肠，抓了一把药粉用力掷去。

黄药粉末随风散开，赤足少女睁着明亮的眸子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，味道好辛辣……”

她以为对方有意作弄她，开她玩笑，芳心一气，便抢进数步，一掌击去。

关山月闪身避开，见她毫无损害，不禁大感失望。

他也不是信邪的人，当下又抓了把药，朝她洒去！

赤足少女忽然娇吟起来，蹲下身体……

见状，关山月后悔不已，猛地一拍脑门，暗想：我真

太糊涂了，莫名其妙的就将对方害了！

他不安的注视她，不久，白衣少女忽然站直娇躯，问道：“喂！那是什么呀，你究竟告诉我不？”

关山月触着她一双充满期待的神色，心头突然一荡，讶然忖道：“她神情好似有些异样啊！”

忖思未了，白衣少女已移步行来，道：“喂，你怎不说话。”

关山月不敢望她，因倾刻之间，她好似换了个人，那冰冷的脸色，冰冷的言语不复再现。

她的秋水明眸忽然充满着柔情蜜意，语音也温柔动听，生像妻子对丈夫那样的驯服依恋……

尤其，那包含万种风情的笑容使他迷惑，这仅是一霎那的事，她的一切已充满了诱惑。

他开始深信这药粉的妙力，确实能令任何女人雌服！但他万没有料到，这是危机的开端！

他侵害了她，自以为如此，便怀着一颗犯罪不安的心大步疾行，企图忘记适才发生的一切。

他偶然回头，发觉白衣少女悄悄追随着他，俩人前后相隔十数丈远，再好的内力也测忖不出对方的脚步声。

来到街心一所酒店，他极快的闪身上楼，怔忡不安的呼来酒菜，就在墙角下一处被人冷落的地方埋首低饮。

忽然，一阵幽香扑鼻而入，他似有预感，暗道不好，她寻来了，猛地抬头一瞧，果见白衣少女巧笑倩兮的站在身后。

当他目光看清她满是漾着温柔迷人的笑容时，他再不

想摆脱她了，她的风度美艳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走了他的幻想，遐思，以及奇妙的感情。

贺兰山深处终年积雪，他的感情就像山石一样被埋藏于浑厚的雪层下，过度的孤独使他生命泉源几乎枯竭……

直到下山南下，一路瞧见中原的儿女肆意挥鞭，奔驰草原的豪情，他心扉才启开，自此，他怀念被积雪埋没了的童年！

如今，他已开始去追求幻想的美满与幸福，但这些似乎都能到，因为他无家无室，更无机会闯进这种生活圈了。

自从发现了她，他深藏的情感才起了波动，但他深知自己孤独无依，始终提不起勇气去冒险尝试……

辉煌的灯笼下，美人出落得更加迷人，那神韵风采无一不令人心折，他收回遥远的思潮，拉开椅子，道：“请坐！”

白衣少女大大方方的坐了下来，她张着明眸凝睇对方，鲜艳的玉唇泛起桃红色，这使他脸红耳赤，千头万绪，无从整理。

他缺乏应酬的经验，对于异性，更是生平第一次接近，是以心内虽有千言万语一时却说不出口。

他暗自振作一下，期期艾艾的道：“对于……刚才的事，我深感抱歉，那是无心的，想你也会谅解！”

白衣少女巧巧一笑，抿着樱唇，不胜羞赧的垂下玉首。

关山月十分局促，对方一直沉默不语，使他失去再言

的勇气，于是大杯小杯举酒往肚里送，藉此打破难堪的局面。

他饮至半途，忽然胸口一阵剧痛，这剜肉挖心之痛，使他奋然站起来，惊想道：“我究竟怎样啦？”

这念头浮上心头，他已痛得捧腹呻吟，一个踉跄向前扑去，前方正是白衣少女的坐位，玉臂一伸，便将他扶住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她睁大惊疑不定的眸子炯炯注视他，关山月不敢与她目光接遇，忙低下头去，气嘘嘘的道：“也许，那破水毒针的毒素已在体内发作……？”

白衣少女哦的一声，明媚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歉疚的神色，腾出一手，伸入怀中取出“龙涎香”要来一杯温水，命他服下。

但这破水针毒力极强，一经蔓延，虽服下解药，也难立刻痊愈，关山月全身颤抖，额上已泛出了紫黑色汗珠……

白衣少女又从身上掏了一条丝绢，轻轻替他拭去额上冷汗，一面关切的问：“你好了一点没有！”

她的动作轻灵温柔，一霎间，关山月满脸怒火消逝殆尽……

这一来。

酒肆内顾客数十道目光一齐向他身上投去，关山月惟恐这亲昵的动作遭人闲言，便低低道：“我想……休息一会就会好的……你回去吧……放心……那剑我决定……病

好之后亲自赴鬼乡……交……还你们……”

他有气无力的催促白衣少女，待这话说完，人已软倒了大半，他该想挣扎起来，但步履维难，一步都难行走。

破水毒针果然奇毒无比，较落石派“七煞毒药”更为猛烈，那七煞毒药只引起他一阵晕眩而已，这破水毒针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可见奇人之物，确然非同小可。

白衣少女问道：“也好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也许不会这般痛苦……”说着掷下一锭银子，扶着关山月往店外奔去。

她把他安置在一家客栈雅室里，替他脱去布履，正想顺解外衫，关山月红着脸叫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会照顾，你回去吧！”

白衣少女摇头不语，轻轻拉开棉被替他盖上。

斗室内，孤灯如豆，关山月微睁双眸，便发现她静悄悄的坐在床沿上，一双星眸凝视窗外，似在思想什么，但樱唇两端却漾着迷人的笑容……

他此刻经过一番调习，痛苦大减，便开口问道：“喂，你在想什么？……”

肌肤接触的一霎，关山月只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心头悄然升起，像电流般通遍全身，顿时心跳加速，一张俊脸暗暗红了半边天。

白衣少女幽幽一叹，道：“早知道我不用破水针袭你了，我晓得你是个诚实的人，定会自动把剑还我……”说着，微皱秀眉，一脸歉容。

关山月舍不得放手，便与她闲扯道：“从哪一点，你

看出我是诚实的人？”

闻言，白衣少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问这做什么？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我想明了你对我的看法，其实，我并不诚实……”

白衣少女温柔一笑，道：“那是歉语！”

关山月见她笑起来，颊上两只酒窝深不见底，不禁心神一荡，脱口道：“你一定的有许多异性的朋友！”

此言一出，他忽然十分后悔，但掩饰已来不及，只见她黛眉轻轻一扬，问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关山月立刻不会回答，吱唔道：“我……没什么意思！”

他心内懊悔万分，悔不该大胆试探对方，惹得这番没趣。

幸亏，对方并无气恼之意，他才微感放心。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病情业已痊愈，我也放心了，请遵守信约，明日将剑还我，再见……”

她缓缓站起来，向室外行去……

但好拉门的动作却使关山月看出她有留恋不舍的感情，一霎间，热血奔行，情不自禁，放胆说道：“别忙走，我有许多话要向你说明！”

白衣少女回头注视他一眼，眸子有询问的意思，但她身躯丝毫未动，关山月感到失望，振作一下，道：“请坐在这边来好么？”

白衣少女轻轻一笑，依言坐到床沿上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贵事？”

关山月故意皱着剑眉，道：“你一定知道我亲生父的名讳，请念武林同脉，告诉我吧！”

他本想藉此拖滞对方，但话至半途，忽然触动思亲之情，不禁潸然泪下……

白衣少女望着他俊美的面庞，那闪眨的泪光使他眉心的忧郁更显得浓厚，芳心一软，道“这事……那一字慧剑十分清楚，你可以将臂上印鹰示明于他，然后询问双亲下落，他必会尽数相告。”

她顿了顿道：“这话本不应说，但见你……我告诉你的已经很多了，请别再问下去！”

关山月愁苦的道：“也许是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见到亲生父母了，唉，不瞒我说，再过几日，我便离开中原……”

闻言，白衣少女忽然露出关切的神情，问道：“你欲到那里去呢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贺兰山！我自小于贺兰山长大，几日前始才来到中原，唉，想不到这个使人留恋的地方将永远离开我了！”

“噢，你这样流浪，跋涉，难道不感辛劳？不感厌倦？我始终以为你是沉静的人，没料到那么好动！”

“不，这是无可奈何的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我也不想这样流浪飘泊，但是……”

他止口不言，这师门之秘有着难言之隐，决对不能透露给对方知道，于是他苦笑，缓缓躺下，用双手撑着头颅，目上空洞一片……

这寥落的神态很能激发异性的同情，尤其当药力在白衣少女体内缓行而开时，她已渐渐丧失本来的个性。

她本是带双重性格的人，冰冷起来，令人不敢高攀，活泼起来，却充满诱人的青春，令人心荡神驰。

她有时如残冬枯梅，孤傲自负，有时如成熟牡丹，美艳动人，使人难于分辨！

此刻，那冰冷，矜持，自负，似乎都被药力淹没，若是旁人早已动乱，但她久久克制未乱，显然天赋奇禀，与众不同。

她只奇疑，一点青春之火在心胸奔放，澎湃，眼前的关山月越觉可爱，但想不通是怎回事。

“想不到你是被迫的，噢，那逼迫你的人想必是极厉害的人物罗！”

关山月沉默不语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叫我如何说呢，那人是授艺师父，讲出去不令她笑语才怪！”

目光瞬处，见她一脸春情中带着关切之容。

这美人之恩最难消受，一阵冲动，耐不住说道：“不久，我便没有机会跟你见面了，我须回到那冰天雪地，深独孤僻的贺兰山深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内心一阵伤痛，嗓音也沉郁下来：“我十分不舍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到处风水如画，尤其跟我接触过的人，那亲切待人的态度，使我毕生难忘，唉，可惜好情不常……”

他若有深意的注视她，见她十分留心的听，心想我故意说所接触过的人都很亲切可爱，这全是说给你听的，你